



靜思精舍半日緣

1989年(民國78年)9月間，那時在農業雜誌主持編務，收到一封來自菲律賓的英文信。信中有「保密」字樣，引起我一些神秘的聯想，似乎有接觸阿拉伯神燈的感覺。信尾具名是阿伯勞女士(Miss B. H. Abreu)，管理菲國麥格塞塞獎金基金會的秘書。

此人由農業主管機構介紹前來，見過幾次面，談論一些亞洲農村情形，並無具體話題。此次來信要我接受邀請。提名一位台灣社區領袖人，作為1990年度麥格塞塞獎的受獎人。

受獎人限在亞洲工作，主要是工作表現及影響力，其種族、性別、國籍與宗教信仰等等均無限制。為了對受獎人及提名人的尊敬，提名過程中保持秘密。現在我才恍然大悟，阿伯勞女士與我談話的目的，是在確定我是否一位恰當的提名人。如今事過多年，諒可早已「解密」了。

獲得麥格塞塞獎金，一向認為是一項榮譽。首屆受獎人蔣夢麟博士，當時任農復會主任委員，1958年以傑出領袖接受獎金。其後的台灣受獎人有李國鼎部長(1968)及許世鉅博士(1969)。從這張顯赫的名單看

來，作為「麥」獎的提名人，似乎也「與有榮焉」。

施受之間 發揮智慧

1989年12月21日，我與一位編輯同仁，專程前往花蓮訪問。先是成立未久的花蓮慈濟醫院，然後進入慈濟功德會活動中心—花蓮新城鄉康樂村「靜思精舍」。

證嚴法師接見任何想見她的人。無論你有身體、精神或是生活上的困難，包括因瑣碎家務所引起的細微糾紛，她都予以親切的安慰、勸導，以至於化解於無形。她不能說是善於言辭，但顯然的具有一種親和與說服的力量。

那一天，恰好是慈濟會發放生活用品的日子，發放對象是村子裡老年人、身心殘障者或是生活貧困的弱勢居民。發放日期依照農曆計算，定期舉行。有些長者或殘障者，由年輕子女攙扶或推著簡便的輪椅前來。證嚴法師一再囑咐這些年輕人，要為長者整理儀容。例如，為老先生梳理頭髮，修剃鬍鬚，或是幫助老太太洗髮吹髮，簡單的化裝，保持外觀整潔。整潔的外貌引發自尊心，施捨者能夠重視受施者

的自尊，須是大智慧的表現。

下一個發放日是農曆年底，農村習慣都要準備一些傳統食物，例如發糶或年糕之類。證嚴法師一再叮嚀，下次來時務必帶一口較大的布袋來。講話後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宗教儀式，只是大眾合掌，齊聲同念「阿彌陀佛！」

拈花微笑 亦是語言

根據多年的編輯經驗，無非是語言文字的整理，我佩服證嚴法師的親和力，她能夠運用通俗而親切的語言與大眾溝通，並贏得群體的信從與尊敬。佛門原擅於言詞，拈花微笑亦是語言。

訪問以後，再搜集一些慈濟功德會活動的資料，我決定提名證嚴法師為麥格塞塞獎1990受獎人。正式提名文件於1990年1月16日寄出。

1990年3月底，我辭去雜誌編輯工作，此後仍然受生活的驅使，往來於高雄與台北之間。時間為空間所分割，愈是感覺到忙碌。提名麥格塞塞獎之事，並未特別關注。其後，從報紙上讀到，1990年「麥」獎因菲國外匯緊縮暫停發放。次年，1991年的「麥」獎恢復正常，證嚴法師仍列為受獎人。至於當年我寄出的提名信，是否有其他人參加提名；或是1991年的受獎人，有否經過重新提名，這些事我都不知道。「麥」獎基金會也沒有任何通知。

人間菩提 團隊精神

近來，才能夠享受一些較有閒暇的退休生活。

2002年8月3日，台視的週日晨間節目「人間菩提」，證嚴法師在螢光幕上出現。

一襲袈裟，與我1990年在靜思精舍攝得的照片對照，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變。

節目中放映一段慈濟功德會在南非的活動，失業的南非工人接受慈濟的救濟。領受救濟品的工人，多數是黑人，但也有一部份白人。南非的許多動亂，就是由種族間的問題引起。證嚴法師在一旁解釋：我們是幫助需要救濟的人，也不問他是黑人白人，我們也是「黑白救」。

「黑白救」是一句台語，「黑白」原有「隨便」或「不加選擇」之意，用在嚴肅的救濟工作上並不十分貼切。但因為救濟對象恰好是「有黑有白」，於是，對於大部份會說台語的聽眾而言，發揮了「輕鬆一下」以及對自己工作的謙虛效果，也引起了聽眾一陣親切的笑聲。

證嚴法師運用語言的技巧，已經到達爐火純青地步；隨手拈來，就有無窮的力量。記得在精舍中，我問她：看來你的身體並不特別強壯，如何能擔負這麼多的重任？證嚴指指她身旁說：這些工作並不是我一個人做的，有許多人同時負擔，就不覺得沉重。

這十來年間，慈濟人充份發揮團隊精神，在世界各地做了許多救世濟人的工作。2002年8月18日台視的「人間菩提」節目中，報導慈濟人在泰國幫助愛滋病患者的情形，這項世紀病毒給予患者的折磨，真是如在地獄之中，令人觸目驚心。

世事浮幻，經由菲國的「麥」獎提名，我得以在靜思精舍中作半日訪問，也是有緣。那時，我以擔任「麥」獎提名者為榮；如今慈濟會名滿天下，我又以提名證嚴法師為榮了。

阿彌陀佛！

■